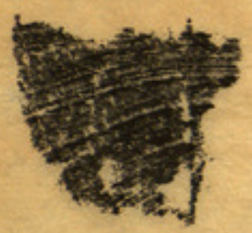

V
J161.1
C47

2

按伯形者謂陳言伯業之形容也

洪邁曰桓公欲創伯于天下視鴻鵠之飛而自嘆觀其所論淂詩人比興之作

傅思曰高宗於傳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作和羹用汝

鼎鐫狀元蘭嵎朱先生遴輯管晏春秋百家評林二卷

狀元　蘭嵎　朱之蕃　選輯

温陵　後學　林世選　編次

霸形篇

君臣創伯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仲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

作塩梅云云桓公夜管仲曰子於仲父若鴻鵠之有羽翼若济大川之有舟楫先后步武矣
余有丁曰後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豈易造哉
王偁曰管子將齊之先務可謂知治國之本
茅坤曰省刑薄稅使民以時雖王道亦不过以斉之創伯者此也斉之所以止於伯者行此三者未免出於功利也
孫鑛曰覌桓公之於甯知敬重其

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

事是欽然有志於伯畫處
吴鶚曰稅一慈幼等令豈不為百代良規
汪道昆曰孟子告斉宣以王道亦曰省刑罰薄稅歛孝弟忠信四者仁政之道不过如此方知此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伯人君審所用之可也
蘇濬曰此是桓公之論處把邢衛有誰知墜水火之求免於人當濡手足焦毛髮以求之可也裸体紐胃擽疾豈恤患救难之道乎

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先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大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出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胃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胃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仲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榛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

580875
SEP 18 1910

許應元曰三国有難此時斉不之救及三国已亡後方定之盖救之者為力難即為之其功小定之者為力易一牽之其功大功利之術為哉甚微如此斉非徒太公之斉也宜矣

董份曰桓公此語使非王者之心盖其初心只圖創伯故其意論甚卑鄙耳●京淳曰管子因事規諫所以為善引君

王鏊曰管子進言若此所謂陳古誼於今朝傷時逆耳而不諱者

丘濬曰以鍾磬象

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

[illegible]隅哀樂之異聞声令人髮飾宜桓公一聞伐縣而起也

楊維楨曰慶字應前哀字樂字

王世禎曰救三国是分於強所以為慶君子罪管子謂恒公至貧而不免之王乃称伯者以矣

姚寬曰三国有難時不之救此又復定三国之處所謂布既亡之祚取諸懷以與之在桓公為蒙在三君為恩創伯於九合一匡功則常矣王道大公未之聞也

施仁曰重重復進

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於是桓定其居處也）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

而愈不厭古人之倘蕩不滯而反放歟記也

胡時化曰叙楚人攻宋鄭爲後校宋鄭張本左氏本文更詳

焦竑曰叙事整彙有力

孫寶曰楚欲吞宋鄭其兼并暴虐之惡肆楚欲謀事齊其詭譎秘計之謀陋使无管子九合之勛彼且鯨食上国將天下而左衽之不暇矣

呂祖謙曰當時最横者莫如楚楚之所畏亦莫如齊使齊之舉動稍不循理則楚[illegible]桓

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益惟地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毀墻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明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

公[illegible]之處與正假義以服楚之端无侯陳師召陵之日然也

洪邁曰叙事先后有法

凌稚隆曰楚人事齊之謀甚詭桓公說而信之遂欲交楚管子独請與兵以存宋鄭責楚以義挽宋鄭以息楚雖淫侈何能爲耶

穆文熙曰與陵凌語亦叙事之法

倪思曰叙楚人事齊之隱如見肺肝道齊人交楚之害若數黑白

茅坤曰管子之先見桓公之信任可謂兩相契合

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亦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

錢福曰攻楚圖霸計莫善於此但内外傳俱不載况戰国策士往往出此計取勝

黄震曰召陵之遇九合諸侯此為第一上叙桓公存三亡国此又請宋鄭於楚信豕足以服諸侯之心矣其城鄭地發宋田楚不敢動者假之之力也

凌約曰左氏載桓公退舍召陵結会盟之礼叙事更詳賛美亦至

真德秀曰晋楚遇城濮退舍以報亦此設計耳

有丁曰雖是叙

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会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雖百代而無敢毀者）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

訓後其創治文字有變以得作文体

綜曰後以樂字收結作案

楚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文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晋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晋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結案）

呂東萊曰此篇是一串文字首尾照應倘蕩不羈春秋以後列國之文也

按伯言者謂此言足以成伯道也

楊愼曰論面伯之理鑿、可听

敘事有法

汪道昆曰二語侭有丰采

許應元曰韓子曰兩堯不能相王是德共不取之說

霸言篇

霸王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匡正）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而維持其人衆烏）夫豐國之謂霸、（自豐其國者伯）兼正他國之謂王、（兼能正國者王也）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群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

立濟曰伯王有時此不易之理故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有其時有其資則圖伯易易矣

邵寶曰權字是一篇主意

宗謙曰諸侯不務脩德以來遠徒以兵力爭天下此伯王之功所以不世出也欲用天下之權者當審所取與詘伸矣

胡時化曰人為邦本无論伯與王未有失人而可以集

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非伯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後能伯）國脩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脩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

用權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尺蠖之屈以求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權總德遂則親成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懲一而百勸）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畏）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

主若漢昭烈當艱難險阻之際曰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三分天下漢祚以延是知此義者

施仁曰其大計存也以下見王者明於大數所以得人之由自古聖帝明王迭興莫不由此用天下之柄皆已往之明效大驗也

楊慎曰結句精采得力

穆文熙曰聖人之权天下分明有独

又

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

明微斷卓乎與人異露波吉凶之微心胷之奸窃宜深測不可為象者也皆在聖人明灼中宜其威振令行近服遠所也與

淩稚隆曰將動必知至危易辭一云聖人之動必闇知君愚人則至危之時方敗易平素之言

茨邁曰字、懸思、、有法無一字一句懈弛管文之最著

呂祖謙曰鋪叙至

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獨知凶吉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愚夷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胷之奸謀故憎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將動先知其安危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至危敗尚有慢易之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相時成事不違時立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末小則雖崩）埊（古地字）近而攻遠（所全

王之實威振令行南慴北也

倪思益曰說事因分下鋪叙極有力

茅坤曰政小國亦小政大國亦大此治國之要畜強而不理者復弱數句敷衍議論剖判精詳

錢福曰千萬世不朽之論

之地近故能攻遠）以大率小。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三守三滿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蹙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強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衰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

黄震曰三守三滿懸緊刻激

凌約言曰立此等眼目從古未有激切懇到令人駭心

真西山曰伯王之術審時酌勢不先不後

余有丁曰文字雄健飄肆有懸崕峭壁之勢

凡大強重皆国之盈盛者也然盛盈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強者弱之重者輕之

王偁曰分折伯王敗亡之机節節轉換規模次第昭然易見

楊慎曰論輕重強弱之形截悉明盡

王偁曰立言間易而国家得失存亡

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亡立至）

時勢

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二句蓋言國雖強大而不修肆也）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彊國小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伯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強國衆先舉必為彊者所畜故危）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一則首禍一則失時）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

又

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力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

之故徃々由之

又曰節制謂事大国受其法令々

吴澄曰千古不易之論可為永鑒

茅坤曰三者兵家之要孫子有此議論

吴與曰管子兵法較詳特不曽書以

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用彊兵威遠國故曰強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昧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

善攻

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敢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䐈。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摶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

[illegible]后故弗擅名耳此段及前後所論說妙机要畧一一兵之勝筭

汪道坤曰神聖之術在争权

蘇濬曰婉轉斡旋抑揚起伏文似戰国策

楊維禎曰才思逸與文法錯落大有出入意表

丘濬曰謀刑權三者議論精當風骨與全

王偉曰刑當則国重刑不中則国輕

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数易禍必反来）計得而彊信（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数也（數理也）夫争強之國。必先争謀。争刑争權（凡國必先有此三然後能争強也）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轉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

瞿景淳曰此篇俱是伯面兕侵地圍兵朝諸侯等論鑿、可听宜桓公外攘内寧主盟中夏與

董份曰兵以義動方能服人心不施德義凌雲小国兵雖強不能集事也

許應元曰此言致王之由在守其強傳之后若破国不能守強隣国淂為敵資者其亡日可俟矣

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則憎而利之。此隣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至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威權動於所惡名曰畏之而實不歸服者但發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強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隣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強令鄰國淂之如此者亡也）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茅坤曰吊死問孤料兵審才觀風五者立国之要最切時務

汪道昆曰曾子問、礼天問、気化此問国攻皆希世奇文

吴哭曰滞究獄則濫刑稽政續則廢事祇寡未及優恤棄人无所收録皆国政之偏廢處

蘇濬曰此数條問頗纖細而矜貧乏稽農圖二者最重

問篇

問（凡六十七問）

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滞獄）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滞事）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問知其族欲有

楊維禎曰此篇凡六十四問而耕田一事則問之人問之士問之鄉子弟盖国政莫急於重農開雖煩不厭也

許應元曰民之百行孝為最先彼鄉里以孝聞可為閭里之表矣不問何以勸孝耶

王鏊曰耕以謀食亦士者所有事田而不使而不耕是惰遊之徒不耕而食也春秋時多有此等人

瞿景淳曰柔遠人則外人之田宅當問而外遊惰農亦国政之所宜稽派貧士則大夫之苛責當察而冐奉自代亦政典所宜祿以代耕無田餼而理事者力所难繼田為人率不力田而弋獵者法所不貸数事本關国其有繫

七

董份曰男女不整齊極為亂俗傷化

（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謂從冨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餘子（庶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吏何事而致有此）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来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仕同）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群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田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

須礼义廉恥以制之始得

許應元曰稽行伍備器用計冗食考積儲較車載數條備詳纖悉

王世貞曰晉意国政民窮故問詳而且密如此

姚寬曰国政先务用人為要修行之上本則百事俱理問無庁多故矣

施天性曰修行可用急難可使此二等人以理清平以赴緩急国焉有不發者乎

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溉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牵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牵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脩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脩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

宗謨曰關係最急国政尤先者前已備矣此下乃兵陣脩守戰之务皆用兵之要国政所係者重言煩称不一而足讀此可知其全書

胡時化曰伯国之道用兵尤要凡六十七問而兵戰之事大畧三分之一故於篇後尤為加詳者蓋国治兵強方能創伯故也

焦竑曰伐材必冬雖以備材用亦以節民力

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䟽器。（䟽謂飾畫）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車蓋）䟽藏器。（䟽畫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刀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鈎弦之造。（鈎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強者）其厲何若。（其淬厲用何若）可其宜脩而不脩者。故何視。（其器物宜脩者於故物物何此）而造脩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

部宅曰此下凡兵之當用要務謏剔殆盡

呂祖謙曰脩城郭溝壑此守国之險孟氏告滕亦曰鑿池築城而死守之城郭之惡雖政脩人和險不足恃也

洪邁曰器用雖脩然風雨燥濕之不時易至於朽蠹腐藏之地不可不預

凌稚隆曰兵家務慎簡卒脩材官豪士官吏可用者不知其數雖難赴急何有以先後哉

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羨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脩而不脩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覲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問其官位及執事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所築城郭。脩牆閉絶。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禦者絶塞之阨闕空之處亦當絶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傲耶

真德秀曰篇中有許多問不能悉舉擇其尤者詳之以見例

穆文熙曰伯畜之務在於強兵兵一不脩則制於人矣故此篇之問凡六十七而兵戰之事大畧居半蓋國治兵強創伯之資也舍此不務雖匡政脩治人民協和然愛人而不能利憎人而不能害不制於人亦不能制人

邵宝曰三言可以強国霸伯

焦竑曰正言讜論周而不煩緐而有体

胡時化曰単言精覈无上〻品

戒篇

陳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声教嚴為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順）此言。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重任非身不舉）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机之發荣辱之主）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夭日間期頤實寡）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

也

李光縉曰齊滋味時動靜所以養生御正六氣所以循変禁止姦色所以成德体無邪行口言必順数者皆君人藥石管子其善陳說戒者矣

楊慎曰數語皆名理名言

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礼勿視聽故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敫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王。（代王非仁）義故七十而致政。（貪位非義）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有道德非名利所能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量何惧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儻来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主。

張之象曰鴻鵠南北不失其時羽翼故也桓公意在南威北服及時創伯故鴻鵠之嘆不一而足真有翅[illegible]高飛遠舉之意

王世貞曰患勞以下数語所以重戒桓公議論敦切所之懍然

弋在廩

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鳥多集焉故於此弋）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扞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不能為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饑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無益不聽雖說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

穆文熙曰見微知著中婦諸子譬哉而就事規諷作為隱語以曉諭君又不可於婦人中求之也

凌稚隆曰武王定周邑姜與十亂之數桓公創作中婦明外舍之由王之賢佰功業之異而內德之助均之不可少也

外舍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洪邁曰此是隱語令人心擾斯語雖爲爲之孰令教之是發妙藥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世禎曰桓公志在外服管子規以内治蓋内治脩方能懐諸侯來遠人此至論也管子因事納規遺君以藥石外舍而不鼎饋君子之言其利溥哉

黄震曰管子此篇皆惠國良圖得諫臣規獻之旨

凌約言曰此至懦弱者殺也自爲一段盖刑賞国之大事輕誅則傷猛重誅則失懦二者之害其寃一也

黄震曰孟氏云無罪殺士大夫可以去無罪戮民士可以徙漢武帝拜相辤不得已曰我從此始殆僞周每除一官家人輙曰鬼

叅患篇

論兵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罪。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亡去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群臣朋黨。則宜有内亂。（群臣朋黨則篡乱常因是生故有内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

卜又來盜殺之害至於才能遠去與朋黨内乱均也

錢福曰此是古今名言秦皇漢武窮兵塞外海内虛耗不知計費故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人主不知計勝於境内而動兵起寡至於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也將不攻自破矣

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侵故地虧）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上無刑禁邪邪必亂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如此者可謂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當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

家坤曰計定而出兵雖無天時地利亦能戰勝攻取故曰謀於廟堂之上勝於四境之外若臨敵倉卒謀不先預動則為人擒耳

倪思曰兩軍对壘交兵接刃時全在器械便利器械濫惡雖有天時地利得士卒心誰能張空拳冒白刃北向以争死敵乎

余有丁曰道器械濫惡之害一、切中是兵家要論

按漢鼂錯引此一

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数不出於計。（小征誅暴國大匡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

段是古今確論

楊愼曰兵之務雖多而論器論士論將論四者其要矣

吳禹曰具器械天下無戰心無守城無聚衆言無敵也

汪道坤曰往夫驚夫游夫此等名目字樣前此未見

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其器既成驚衆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楊愼曰（此篇大意言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強弱之中然後能自致於無患也）

葛坤曰論兵在於先爭許多意思許多調遣而設机較智乘奇應變卓然人不可及

張之象曰前行多脩故死而名立不毀前政多善故伐而事無不建

黃震曰此論兵家

制分篇

先爭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矣（前行多脩故死有令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前政多善矣一戰勝殷）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也國與敵國皆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

要务秘奇用兵者背此不得

凌約言曰余觀兵家勝負依此說按之未有不用此而勝背此而敗者不能一二語盡也

真德秀曰兵貴有制有算不可以妄動故乘瑕攻堅無所不聞引屠牛坦一段末喻自是迫真

（之衆有所征伐故偏知天下）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散金財用聰明皆用間之事）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儌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儌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聚衆必不為用若周幽王之偽烽也）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牢固也）乘瑕則神（暇虛脆也所乘既脆纑然瓦觧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攻堅則堅不能入曠日力敝則瑕者乘寡而亦堅矣）乘瑕則堅者瑕（乘瑕易入瑕者既勝則堅者亦懼而瑕矣）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堅其堅勿輕攻也瑕其瑕速攻之也）屠牛坦朝觧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鉄削也缺也）則刄游閒也（刄游理間故刀不斷）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若）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

楊慎曰議論詳悉非深知用兵之術不能道此

王儒曰評品有等文字洒落真詞人之雄長也

（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無君者或播越或有喪而國空）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圉者必潛而近故不知其將去）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

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凌約言曰取亂侮亡兼弱攻昧軍之善政故兵之所加執知破竹無不迎刃而解者若政不昏亂城池完固則堅不能入無瑕可乘何以集事成功耶

按此篇雖君並言而大意却重君道一邊

楊慎曰冐頭立柱以後鋪叙奇暢

吳鳴曰古者為治有体上不侵下臣不出位反是法壞筆乱矣然君之所係尤重故君道不盡明一段專責之君以揭表立說尤為知要

汪道坤曰鋪張明君[illegible]臣照前此体有[illegible]世昇平世界令人拭目觀化

君臣上篇

君道

為人君者脩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宜言）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校次之也官外之事侵官也）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與之閒（民與君閒隔而不通）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望）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王鏊曰三極之理一設不更君兼之臣分之總是君臣當各尽其道

丘濬曰常字一篇眼目君不失道畜下不妄是君之常臣不失事事上不虛是臣之常各守其常代相序矣

楊維楨曰主治者君輔治者臣上明下審君臣一德則五官肅慎四民法守盛治之風必然之數矣

三極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兼統衆職）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人臣恪守位著）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上下至公不相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

王世懋曰輔張盛治之由務本知要而文字変化亦極其趣

姚寬曰致治之主雖明良並奉然大約君為尤重蓋君資明則擇相用人俱資玩仰生句極有斟酌

施仁曰无貴者謂莫貴於言之信也无愛者謂莫愛於力之竭也

胡時化曰意思既奇文復雅整古今之有數者

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体）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工商）夫為人君者。廕德於人者也（君以德廕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仰君而生）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故最貴）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宣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所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

任人

集洙曰此已見前但議論加詳文法轉変大有關於世道

胡時化曰人臣專權迫上其設施措置規為經畫非有可行處然主上失威治国无法悖逆反忤所至必矣

邵宝曰此又即帰重君身上蓋君以一身其耳目聰明有限不过用人器使以天下之智察以天下之能任以天下之聰聽明視吾惟正德无為故身者善則可為君身不善則為人役立

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下不以職事為劳苦）為人君者不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涖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為人君）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為人役）君身善則不公矣（智淺不公）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賞而不忍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餙

迺可為王之道也

璟文熈曰治国任人之效條陳鑒有據人主當設誠力行之始得

凌稚隆曰漢高祖與諸臣論吾所以得天下之由曰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此選賢論材之法若君身善則智淺而自用勝任之臣見忌敗事之臣在位寃且有刑罰不公朋党巧飾不可勝救皆故正德善任明主之要戝也大

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亹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

洪迈曰明君之务务人尤要自古治乱之国莫不以得人而治失人而敗者

余有丁曰君者百官之表万民之望也已德不正何以正人彼專求於民者是藏身不恕而欲民之喻难矣

宗謙曰此詳上下相侵之害未收結君身上观有土主民句重似九鼎

錢福曰專言馭臣術姦臣欺公營私宛然在目韓非祖述之

黄震曰法者馭下之具釋此而行私則為臣者乞而敗

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上預下事則為有餘而實不足），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權勝君故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馭臣

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

之人主亦何辞於奸臣耶

楊慎曰推原奸臣之禍令人切齒痛心

王偉曰君明則臣良主德不立則奸臣肆狀勢所必至也人君當思所以立德可矣

余有丁曰此說戳国遊士之欺因婦人之食奸人君好使說色故智真可痛哭流涕

許獬元曰道字是一段義分提綱

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更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也）。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援引外權）。此危君之徵也。

治道

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

董份曰有治人无治法道者法之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其人亡而道法随之俱亡故也如桓公以五百乘九合一匡景公以三万乘不能服一小国道之所係豈其微哉

瞿景淳曰国得道而王失道而亡衆得道而強失道而弱道字包得廣

丘濬曰懸千鈞在末故結諭无难

王鏊曰亦駁多実句法[illegible]

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道足以臨國與天下）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治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

賞罰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欲殺人以致其理然嚴威銷縮不能振起）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虛實有間也（欲與欲殺者声也實不能供不能振則声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形芻蕘之言聖賢不能易故聖）雖有湯武之德。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

丘濬曰賞罰国之大典賞信罰必是国有常法令出而民信矣

楊慎曰賞以劝善罰賞則劝者怠刑以懲惡宿刑則奸者奮二者關係最大

姚寬曰自古聖王詢事考言下至芻蕘亦譬李斯逐客疏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論与此合似是確

言

施仁曰法家論事鏤血刻骨

胡時化曰鋪叙君明臣良一段可為君鑒

焦竑曰君臣相遇自古难之必君善用其臣ヒ方能納其忠復諫之君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激怒雖欲納約自牖其将能乎

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也（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不留）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閼堵之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擇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

君生曰此段議論重關鎖歸重於君於韓子諸篇多相表裏

上。下交期於正則姓男女皆與治焉

張之象曰此篇立論雖君臣並陳其大意却重君邊所以箴諷桓公翊成霸業今閱篇中 如論君道則重揭表 論任人則先身善論馭下則重主德論賞罰則辯聲實謀論鑿ヒ至叚末皆收結君身上蓋君身萬化之原也一正身而任人馭下賞罰咸得其理矣誠歸根反本之論

玄冥子曰精言要論人主藥石宜寫一通寘之座側母為伯畜而輕詈之

王祖讓曰此段詳述奸邪之蠧惑以激發人主歸根之論

洪邁曰鄰上通前力為洗發

凌稚隆曰墻耳伏寇無代無之君明則竊聽耳塞君暗則食姦比黨務側之伏豈能一、而去之吳起告武侯曰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国乎以君若不明左右前後及墻耳伏寇

君臣下篇

墻耳伏寇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情。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沈伏疑似之人厚施而得民日侍左右而人生不覺也漸貴之得民乃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如陳氏之得民樂鮑為之驅也此所以為伏寇在側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刑罰亟近故微謀不泄比黨者誅明故左右無伏寇）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

意互相發也穆文熙曰遠讒諂廢比黨之法在止之於微若徒恃刑罰誅明也末矣真德秀曰陽坦洞臓此為射妖淩約言曰發奸邪肺腑令人心惕悚然

黃震曰奸人邪佞變黑白以侵君權如田氏篡齊三家分晉奸謀詭行與此暗合人主不禁之於微至於履霜堅氷亦无及矣

楊慎曰辞旁空杜撰錯落可喜

者。此止謹拘敎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相和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叅。（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叅會其事）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為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劳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

君民

鍾伯敬曰聖智勇角短較長亦是実理蓋以天下之大一国之衆劇落甬距而為一人下非仁聖智武勇何能使之屈群策群力而臣服之

茅坤曰分别君民之体孟氏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說是小異耳

倪思曰煞尾数句何等風情何等心緻詞有尽而意无穷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数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為從謂臣也言臣主数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始於患不與其事即上患而不劳也親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劳而不患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貌逸而心劳民貌劳而心逸）君臣上下之分素。（定）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形役心。此物之理也。

又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

余有丁曰此論却按繩墨不徒然詞說與商子韓子申子相出入世傳管商申韓倒以刑名目之有以也夫

主偉曰議論關涉世教筆力老健超絕不迂

丘濬曰此段識治体明戰守律令格式莫出此者

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流蕩則太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

吳昇曰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故先王畏民後世則愎自用謂人言不足恤至令人盡謗咎則後之其及也宜矣

汪道昆曰鄭子產請焚書勿毀鄉校知此义者

孫濬曰此等摸樣亦是勞空杜撰惟特達者能用之不為蠱誘

小稱篇

毀譽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言當反己）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民操名而從我則我強民操名而去我則我弱名謂名位君臣之分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愛且不能為我

玄冥子曰借西施來為喻切當有味真是筆頭上搾得數千鈞起

董份曰此段字少意多文簡理詳大有關於世教非徒以文勝者

楊慎曰長者四句絕妙婉似莊子

何孟春曰起似一貫下分明王桀紂相形皆人君至言之論

能也（兩喻美名決不可得）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名）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民至愚而神既見惡于百姓則有餘忌而可畏）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

罪己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惠順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而民怒反之於身而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見不善之聲則觸于耳見不善之氣則觸于目耳目吾所用也能懼以思則用之視聽無不得其當矣）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感者以精神相感而致其應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

[illegible]曰予一人有罪無以尒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形、簡冊萬代聖言

楊慎曰感字立骨亦高雅

王世貞曰連用三箇佳甚麗甚讀者隨卷三嘆

姚寬曰名言名理剝骨之談末感之一字應之

[illegible]仁曰此與秦誓相表裏

蘇濬曰此論近道當為名言銖作楊維禎曰恭遜敬愛辭讓六者治身之本無處不可行汪鏊曰六者是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国家無[illegible]不感無所不化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易曰至信可以感豚魚管子之論非虛言也

所以感之也。

恭遜敬愛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紛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戎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則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賢作變化也）

[illegible]濬曰用意宣切筆底負活管子之文此篇最不為叛於道者

董份曰收結道字妙極

胡時化曰叙桓公晚年之悖終始曲折粲然可曉

焦竑曰蘇子管仲論責管仲極詳史以事勝經以義勝論可當經此可當史矣

戒四用子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君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

邵宝曰蘇子訊管仲不能荐賢徒劝桓公去四子其言當時仲已死天下又無有管仲則惓惓懇ヒ懇憤懣無已劝君之遠四子賫志以沒耳不然仲能成一匡九合之勋徒不能荐一賢以瞑既死之目哉

呂祖謙曰道四子奸險邪媚之態切真实迫真仲該去之於身在枕攻之

仲父命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竪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数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子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所行之行所長之性至死必將敗復本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子之忠皆為妄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

則將死之言亦已暁矣

一按此句為下死者有知張本

淩稚隆曰桓公用管仲則伯用三子則乱賢奸之別君人不可不審所用

穆文熙曰世傳桓公中上卻就国人之治乱看出来

真德秀曰昏於情欲則利害在目前而不見

矣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擾也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竪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竪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得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四子作乱欲公死故不給飲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

楊慎曰叙桓公伯業不終而歸結在不終用賢上極有見識

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絶（幭所以覆軨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用門扇以掩屍）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玄冥子曰齊桓殺兄自立婦人同載閨門之內無可嫁者姊皆亡國失君之行也而桓兼之然淂管仲隰朋九合一匡畢朝周室為五伯魁以其淂賢传也失管仲隰朋任竪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其所任異也君人者其鑒哉

黃震曰篇中許多生活今人最喜此等文字

錢福曰鴅字極巧

茅坤曰章法俱是杜撰存此以見為文者思周域外何所不通

侈靡篇

政教

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能生人悲心愉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為之傷悼也）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鴅然若謞之靜（藹油潤貌鴅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謞譟之人亦皆恬靜愉教者麗之溫辭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湯若流水（教之動人人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使人思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則天下之賢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

張之象曰畧轉數上簡潔詳明更覺精神

余有丁曰敘事有味

王偉曰別簡重出然此段更文覺古奧

李贄曰君有事故不出饋如今之徹懸減膳之說

之。（若樊山設祭而落神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賢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今夫政則少則（則典常也）若夫成形之微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載祭明置

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出饋。（常禮退朝常出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

宗臣曰此別是一格式更有宛轉處

汪道昆曰二語括盡正意得諷覩之體

蘇濬曰此數句大畧言豪傑之士不待教而善

[illegible]匝一月曰期津潤貌君人之道尚若每句之盡而

不出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污殺之事人尤言屈己下人也言不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問多賢

桓公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逆聖人。豈云哉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收。（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

位數日期以來日斷至津然後出一明矣知此盡而往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犹是也

楊慎曰陰陽之理造化之內无所不足聖人法之以定聲樂通政事文字錯論不拘繩墨

丘濬曰聖人輔成裁相皆為歲之所拘

一明。然則可以虛矣。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厭之至人所與則消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也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留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

陰陽

陰陽之分定則芉苦之草生也。（定於吉則芉草生芝定於凶則若屮生）其宜則酸鹹和焉。（從四時之宜以和之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矣。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聖人造命不為歲之所拘）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設法以[illegible]）

王鏊曰此論天地五行之數進退往反不知其變處只是陰陽故曰五行一陰陽也補上餘意

之水之變氣。應也以精受也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湏預有所備防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五行之精氣隨時而變不必而沮礙）其亟而反其重陔（音該重也）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或繞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作進作退者即此皆災敗之數雖滑而知者）此形之時變也（謂年歲之形有變也）

瞿景淳曰先秦[illegible]備者講理文字

董份曰代馬走代鳥飛謂無敎而待其神也

凌約言曰詞簡理奧

心術上篇

心術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之各有職司若百官之有其分）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循理而應）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違道則下事失）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獘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能空虛心之嗜欲則神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喩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虛心循理也）智乎智乎。投

丘濬曰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极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

楊慎曰道無形無多者也体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知欵說之無諸可言

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智其處而得之矣）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簡擇於物未能與道為一乃殺僇禁防之此法之用）大道可安而不可說。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犄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道德全備故不可伐）索其宮。（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口也）去私無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彊不能徧立。智不

楊慎曰君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

丘濬曰怵止不止人好之情下辯中作怵

楊文熈曰議論精確見理之談

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若不好利雖不利亦無懲）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不迫乎惡。（不移人惡欲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變易舊章則成罪）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

心術解畧四段

邵宝曰心有所在而神從之故視不見聽不聞非不視不聽也所以視所以聽者失其官也

許應元曰此論人當存心專就君身上說

焦竑曰心靜則存而不散古人主靜之學[illegible]有見於此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人所稟而主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無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者萬

胡時化曰主靜之工最妙然其功要下手在於去欲、去則無代馬走無代鳥飛矣

施仁曰心為耳目之官可以制耳目然聲色溺人耳目交易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耳目之門不闢雖欲潔之誰從而潔之

張之象曰古人作文心先有見言出而為經不循故常

也

楊慎曰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

王世貞曰心有所營便忤扵物不能順理而動此非因其自然而心失其平若應非所設動非所取是緣理而動隨事順應非主靜自得不能如此

呂祖謙曰聖心無適無莫只如是知如此

[illegible]曰此數段前段之意詞調駿而有韻讀之洒洒快人

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人迫扵惡。則失其所好。怵扵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二者皆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囙也囙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扵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扵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囙。囙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扵虛也

李光縉曰此篇前段作經後數段詳釋其義愚竊疑此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形埶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

凌稚隆曰首句却由外說入裏去文法杜撰得奇

穆文熙曰此官字却說得淺如耳目之官論字字奧妙

真德秀曰又從心上生一意氣字面夾理入玄源詞更雄偉

孝約言曰玄妙之論足為格言

心術下篇

德形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也）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無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專於

黃震曰微詞奥論酷似老莊

楊慎曰此乃儒者真傳心服見道者微言

茅坤曰道論最深絕世之文

倪思曰選者擇也斟酌參互以差等乎事之不齊也

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証。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精智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為物使

余有丁曰治字在國治安之本在心何人道得至此

王儒曰身者表也表動則影隨此以心言又深入一層矣原本之論百世不磨

九

茅坤曰錦心繡口言已入理未經前人道出

[illegible]曰金心字太奇用之必駭俗眼

治安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

金心

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彊。（能靜則和氣金故筋骨肕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弥精心之為用弥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外見於形容。可知

汪道昆曰精言妙句何自得來讀之神動天隨

蘇濬曰又新一段意于此枝葉相生有經有諦

應元曰心之中心一句極理致

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居當言之言則人聞之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

定心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乎（正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蔑不處足資）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而得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能用此道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董份曰斡旋疏暢一節深一節

[illegible]深後中庸正心誠意採取來說

楊維禎曰名理之談文字匠心

江濬曰似老子道德經話頭

王鏊曰妙忽詠詞操縱起伏若神

瞿景淳曰道之至者不可名言故曰可傳於人者其粗也吳以諭渙之却新

王世貞曰道不可以言諭及至於至則默而化之神而

白心篇

功隳名虧

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

道不可諭

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口之習手之指也終于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不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故曰濟於舟者

明之數之存亡不必計也

姚寬曰一轉繞見精神

施仁曰此段韵語而行文血脉相貫尤人所難

胡時化曰反復詳辨直令人無可置喙

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事有神與之福祥也）適而無適若有適觿（觿所以解結）解不可解而後解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

從同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責其往來莫知其時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及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焦竑曰此篇借水立說多揣摩以相發明然矢口成文條條有理細其深者更入微妙古今有數之文

胡時化曰諸籍稱水多矣此較簡切迫真發出許多光采未可輕訾仲尼取水云盈科後進易辭云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此以仁精正義準素等字稱贊之有象有則而一脉說去無限意思在內

施仁曰準也者以

水地篇

樞水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

下較上文以兩截又是一意貫下而文法灑脫得好姚寬曰此後俱是推廣其說用意不苟文字流暢一節轉入一節凌約言曰總是水一物耳生得許多鋪叙文字照管得好穆文熙曰一結若決簡古筆力之雄豪凌稚隆曰歸上意有味

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不知其所集故謂之神）集於草水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說也其樞在水

王儒曰能熟讀此一篇雖未必臨敵制勝亦可免於面墻

茅贊曰總言行師貴靜不貴擾

吳禹曰兵有動有靜韓信以背水陣下趙以咫尺書降燕動靜俱得其度

兵勢篇

貴靜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亾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亾之道（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臧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迭然乎）（此二者皆臧亾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知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比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

者

汪道坤曰孫子處女脫兎之說與此同

蘇濬曰此至切要之論非有識不能道此

楊維禎曰文勢層層措詞有法

丘濬曰大明大周兩者兼得

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其失度者則為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靜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

周明

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殺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大明之祖言精誠之極如日月之光先天也始也人皆見之）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壓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壓其足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敵故也）

[illegible]曰正大實理而用幻字作奇[illegible]曲盡句法

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依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余有丁曰論列用兵之要逐句開說與孫武子相出入故錄之

翟景淳曰不德其上無德色以望其上也

董份曰轉出守死之民心見個國之道在淂人和未有素不能撫循其民卒有国難而民肯爲死守而不去者

許應元曰九変之有條理然淂厚教訓慈愛

九變篇

九變三闇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数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

於民者為上深怨於敵人及賞明罰次之孟子云省刑薄斂修孝悌忠信可制梃以撻人之兵信其深矣

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汪道昆曰此篇論治国之法纖毫不道可為人君格言

楊慎曰論国之侵欺擁塞皆由於法之不立甚為根拠

明法篇

明法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国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

立齋曰数語句法須徐讀之醒然

吳登曰以譽為賞以毀為罰此古今通弊要而論之皆公道廢而私術行也故人君不可不

（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謂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国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听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黨譽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是妄用）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

穆文熙曰論朋黨之禍言言剌骨內外朋黨則忠臣死於非罪邪臣起於非功国法如此不亡何待

文曰人多背公死黨故国無其人誰與共理此古今明鑒

（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

楊慎曰先論廢法之弊到此舉先王任人進退之公有儆世語可垂戒万世

凌稚隆曰歸結守法一字亦有見

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着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惡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為濫易治也）故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董份曰官吏枉法為私故苞苴公行貨賂朋比民不知法惟賄是聞明主法度修明權衡各適宜無私而民不敢為非雖有奸詐之民無所受其矯為法制明而上下知所遵守故也

鍾惺曰法者治之具法度不明故官吏枉法為姦明法為治誠為國者之要畧

明法解

權衡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王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使下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

許應元曰明法辯分故臣下各盡其力以事上若法度不明刑罰不當家務相益不務尊君黨與衆多上下無別国雖存古之人曰亡矣

丘濬曰韓子亦有此説標掠沿襲去用

楊慎曰論亦有理即就法度急立説真是末務

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相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任官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

丁衛曰爵禄所以御臣下持禄養交則皆失其能而國與無人同矣

羅大經曰軍士以戰鬭為功吏以奉法為功人臣以補缺為功功雖不立而課功量賞則人主不可不慎

卑而禄薄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奉禄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禄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量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内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臣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李偉曰各段解釋明盡

邵寶曰明法之道莫大於賞罰勸善禁邪各得其宜彼循私顧家之臣安敢犯法以冒其所忠者哉

之行詐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賞罰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楊慎曰尊卑之分晈若天地昭若黑白此古今確論故賈子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讜論與此暗合

吳澄曰管子通達國体故其詞氣矢口成言殊不費力蓋其時去古未遠故其文字猶有三代之風要不可以

明分

制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守法

生操觚綴文論
也

王儒曰議論明白
痛快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進其良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劉宝曰治国在於富民富民在於務農古今不易之論

焦竑曰民輕法易犯敢為奸邪而不忌者分明是為飢寒貧窮所迫未有飽煖安逸之民甘心於觸犯誅輕其身若不足惜者

胡時化曰卓子論務農重穀一片文字

治國篇

治道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

施仁曰連如貫珠散如浮雲斷而不斷是為鉅品

姚寬曰秦商子開塞墾草之書供祖此術第流於苛急耳

楊慎曰漢祖之王在據粟敖倉曹操之興亦屯田許下務農皆粟宜独治國為然

穆文熙曰彫書刻鏤最妨農事朝勤暮收計利又倍釋此不禁則不耕而食者必多民肯以彼易勤勤之身而

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總結收拾）先生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網）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

也農民言利者取

瑛雅隆曰以下條詳核矣勤勞稱貸之苦令人惻然隱心

洪邁曰說盡農夫之苦而章法倍稱奪目

呂祖謙曰倍取於民者四乃結也不結於後而揷於四者之中亦奇

倪思曰土壤豐則所收倍農宜富而不富者非地利不美也非人力不齊也技巧末作倍貸取庸之徒月、以病剝之故終年勞勤而不得一獲焦肝瀝膂有今无儲至於粥子以償食

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糶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

者地之肥垸果凡持耶茅坤曰空中插入粥子鼻篇中主意下皆均農之術

黃震曰此意重見議論之歸結究竟處雖重言煩稱不厭其賾

錢福曰引舜所居成邑成都成国就是興利除害專指農說把圣人德化都底減了後引印宜[illegible]

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伯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全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他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

十

孫之象曰双關應上作歸結

云逸曰結束收拾完密嚴整

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真德秀曰賈誼積貯疏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居民如鳥獸雖高城深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世評賈子此疏當為名言主意立論俱是本此

絲洧丁曰字由純粹之正氣凝聚者為精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氣最微妙

王偉曰句法長短排列精神不見重疊之病

芳贊曰此篇是理致文字非善養氣者不能解

吳鴻曰聖人之心靜乎神明之鑒思慮寧而物不能亂

內業篇

成德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精氣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

常人不知先立其大以物乱官以官乱心血神明之舍皆物欲分擾壅塞夭菑人害滌銷並作終身為愚人也無惑也已

汪道昆曰心之官則思一往一來而不能思是心巳失其官了非有精想寧念之切精神之舍巳不守其故宅矣

錄濬曰心最神明不可測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淵而淵故曰靜乎天地之平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唯存養亦卻聖人不能到

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常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心。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知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爲（以心載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

黃[illegible]元曰言意[illegible]到愈讀而愈有味是一篇心經

董份曰心之中又有心意更玄思與中庸正心誠意章相發明

瞿景淳曰句句自是实理讀之洒々動人

王鏊曰模寫精氣之盛句法奇豔可愛

丘濬曰心為物引精神營乱不过境然之生而巳聖人官與心得其治安擴而至於穷天地被四海故精誠所感昆虫草木之細無不披靡豈特無夭菑人害已耶

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使然後治（有所使合）。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則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內藏以精則無窮竭苦水之泉）浩然平和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平和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卲宝曰分別理欲之判覔人迷途最有情叙

胡時化曰以言感者浅以德感者深孔子云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此以雷鼓喻之尤奇

金心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泽薄（競逐淫邪津泽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金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如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